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

力行要覽第一輯

(三)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

實價一角五分

編輯者 力行要覽編輯社

發行者 力行要覽發行所

序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旣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子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

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已。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驚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力行要覽之編輯

(一)編輯大旨

立國之道，惟「力」與「行」；力在明德，行在親民，蓋頻年之肝腦血肉，頻年之人類悲劇，其所警惕，其所啓示，實有足於此三復教意者！

中國革命迄今猶復無多成就，此實不用疑義；乃青年志士，急功欣成，不識艱困，未能堅貞，遂致偶一挫折，卽不禁扼腕吞嘆，頹廢自喪，此誠可哀。

夫社會建設，非如折枝之易，而以現世紀之世界，現世紀之中國，邇變繁亟，波瀾震盪，苟非赤誠自裏，艱苦以持，則區區此身，鮮不爲此狂潮橫捲。

曩年，來經嚴重之犧牲，空喊叫囂之習，以漸汰除，殆亦深悟革命目的之

完滿，決非可以倖存而一蹴即成也。

是以此時代實為短兵相接之鐵血時代，新時代之命運，當繫於無數戰士之赤絲鐵臂，沉首陷陣，何可置疑？

惟真實之人格，必假以真實之籌治，隨履益切，洞解彌澈，偉大之理想，必含蘊於偉大之力行中，用編力行要覽以作準繩。

(二) 編輯綱目

力行要覽，其類有三：一為指導理論，二為人格修養，三為實踐，蓋有理論而無實踐則空，有實踐而無修養則亂，若夫僅言修養者，又近迂矣，是故擇斯三者，互為調劑，乃當務之急，此編輯之綱目。

(三) 編輯書目

編輯書目，第一期分三輯，其類如左：

第一輯

- (1) 知難行易
- (2) 民族主義
- (3) 王陽明傳習錄
- (4) 王陽明年譜
- (5) 黃梨洲明夷待訪錄
- (6) 曾胡治兵語錄

第二輯

- (1) 中國革命史
- (2) 民權主義
- (3) 社會建設
- (4) 三民主義之哲學基礎
- (5) 軍人之修養與責任

- (7) 軍人精神教育
- (8) 救國的教育
- (9) 孫總理在黃埔開學訓詞與北上講演
- (10) 怎樣復興中華民族
- (11) 修明內政與整飭吏治
- (12) 曾國藩與陸實錄

- (6) 紀勳著書
- (7) 練兵實紀
- (8) 力行叢書
- (9) 顏習齋言行錄
- (10) 曾文正公家書

(11) 胡林翼軍政兩論

(12) 王錫明討論集

第三輯

(1) 建國大綱

(7) 王船山俟解

(2) 民生主義

(8) 軍隊政治工作的復興

(3)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9) 保甲運動須知

(4) 總理墨迹第二輯

(10) 地方自治須知

(5) 大學中庸

(11) 團警須知

(6) 顧亭林日知錄

(12) 農村建設

(第二期第三期及以後各期編輯書目，視以後實際需要而定。)

力行要覽編輯部訂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目錄

卷上

語錄 (一一)

卷中

語錄 (一一)

答陸原靜書

答羅整庵少宰書

其二

教約

啓問道通書

答歐陽崇一

答聶文蔚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卷下

語錄 (三)

答黃直卿書

答何叔京

答潘叔度

與周叔謹

答符復仲

與吳茂實

答呂伯恭

答竇文卿

朱子晚年定論

答呂子約

答潘叔昌

與呂子約

答陸象山

答呂子約

答張敬夫

答周純仁

答呂子約

答林擇之

答文叔

答林充之

其二

答林擇之

與田侍郎子真

與劉子澄

答呂子約

答或人

其二

答潘叔恭

答何叔言

其三

答楊子直

答陳才卿

與林澤之

答吳德夫

答劉子澄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卷上

語錄（一）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

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淵。世之君子。或與先生佯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聲。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里者。故愛備錄半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

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心之本

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心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

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尙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是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

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濟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濟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習之而盡。用得此學問思辨。惟於溫濟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